

情鬼類

情史類略卷二十

情史類畧卷二十目錄

情鬼類

西施

以下宮闈名鬼

張貴妃孔貴嬪

計二條

花麗春

鄭婉娥

越王女

以下才鬼

李陽冰女

薛濤

劉府君妻

以下塚墓之鬼

呂使君娘子

錢履道

玉姨女甥

長孫紹祖

皇尙書女

趙通判女

柳太尉女

桃園女鬼

以下攢痊之鬼

翠薇

某樞密使女

林知縣女

符麗嬪
以下旅觀之鬼

任氏妻

縣尉妻

劉照婦

張氏子遇女

崔少府女

以下幽婚

崔女郎

田夫人

竇玉

秦女大聖

隋縣主

張雲容

李陶
以下無名鬼

南樓美人

城西處子

韓宗武

小水人

情史類畧卷二十

情鬼類

○西施

以下宮闈名鬼

劉導字仁成沛國人好學篤志專勤經籍慕晉關康曾隱京口與同志李士烟同宴於時春江初霽共歎金陵皆傷興廢俄聞松下有數女子笑聲乃見一青衣女童立導之前曰館娃宮歸路經此聞君志道高閒欲冀少留願從顧盼語訖二女至容質甚異皆如仙者衣紅紫絹縠馨香襲人俱年二十餘導與士烟不覺起拜謂曰人間下俗何降神仙二女相視而笑曰又爾輕言願從容以陳幽怪導揖就席謂曰塵濁酒不可以進二女笑曰既來敘會敢不同觴衣紅絹者西施也謂導曰適自廣陵渡

西子復爲
吳王所有
乎范大夫
何在將泛
江湖之說
妾而沉江
之事直也

江而至，殆不能堪。深願思飲衣素絹者，夷光也。謂導曰：「同宮姊妹久曠深幽，與妾此行，蓋爲君子導。」謂夷光曰：「夫人之姊，固爲導匹。」乃指士烟曰：「此夫人之偶也。」夷光大笑而熟視之。西施曰：「李郎風儀亦足，閑暢。」夷光曰：「阿婦夫容貌豈得動人？」合座嗤笑，俱起就寢。臨曉請去，尙未天明。西施謂導曰：「妾木浣紗之女，吳王之姬，君固知之矣。爲越所遷，妾落他人之手。吳王歿後，復居故國。今吳王已老，不作妾等。夷光是越王之姬，越昔貢吳王者，妾與夷光相愛，坐則同席，出則同車。今者之行，實因緣會言訖，惘然。」導與士烟深相感恨，聞京口曉鐘，各執手曰：「後會無期。」西施以寶鈿一隻留與導，夷光亦拆裙珠一雙贈士烟。言訖，共乘寶車去。如風雨音猶在耳，頃刻無跡。時梁武帝天監十一年七

月也出窮怪錄

此與潘安
擲果事相
類

唐人小說載王軒游西小江泊舟苧蘿川感國色埋塵怡然
題詩于西施石曰嶺上千峰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紗石不
見浣紗人俄見一女子振璫當扶石筓低徊而謝曰妾是吳
宮還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與君堅
不得遂與軒嫌好復有恨別之辭後蕭山郭凝素聞而慕之
亦往浣紗溪口題詩于石夜宿其祠以伺靈會既寐則眾鬼
擲瓦礫素驚而起聞者莫不嗤笑進士朱澤作詩嘲之云三
春桃李本無言苦被傷殘鳥雀喧借問東鄰效西子何如郭
素學王軒或言王軒乃吳王後身也則安知劉導又非王軒
之後身乎又艷異編載蓮塘美姬事玩其歌詞亦似西子此

則邪鬼假托未必真也。○政和改元七月之望，士人楊彥采
陸升之載酒出游蓮塘。舟回日夕，夜泊橫橋下，月色明霽，酒
各半醒，聞鄰船有琵琶聲，意其歌姬舟也，躡而窺之，見燈下
一姬自弄絃索，二人徑往見之，詢其所由，答曰：妾大都樂籍
供奉女也。從人來游江南，值彼往雲間收布妾，獨處此候之。
尚未回也。二人命取舟中餽餘肴核，就燈下同酌。姬舉止閒
雅，姿色媚麗，二人情動於中，稍挑謔之。姬亦不以爲嫌，求其
歌以侑觴，則曰：妾近夕冒風，咽喉失音，不能奉命。二人強之，
乃曰：近日游訪西子陳迹，得古歌數首，敢奉清塵，不謂爲舊。
凡一歌，侑飲一觴。歌曰：風動荷花水殿香，始蘇臺上宴吳王。
西施醉舞嬌無力，笑倚東窗白玉牀。再歌曰：吳王舊國國邪邪。

空香徑無人。蘭葉紅。春色似憐歌舞地。年年先發館娃宮。又
曰。館娃宮外似蘇臺。鬱鬱芊芊草不開。無風自偃。君知否。西
子裙裾拂過來。又曰。半夜娃宮作戰場。血腥猶雜宴時香。西
施不及燒殘燭。猶爲君王泣數行。又曰。春入長洲草又生。鷓
鴒飛起少人行。年深不辨娃宮處。夜夜蘇臺空月明。又曰。幾
多雲樹倚青冥。越焰燒來一片平。此地最應沾恨血。至今青
草不勻生。又曰。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惟
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彥采曰。歌韻悠柔。含悲登愴。固
云美矣。第西施乃亡人家國。妖艷之流。不足道也。願更他曲。
以滌塵抱。何幸如之。姬更歌曰。家國興亡來有以。吳人何苦
怨西施。西施若解亡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彥采曰。此言固

是然皆古人陳言。素所厭聞者。大都才人四山五岳精靈間氣之所聚會。有何新聲。傾耳一聽。又歌曰。家是紅蘿亭上仙。謫來塵世已多年。君心旣逐東流水。却把無緣當有緣。歌竟。掀蓬攬衣躍入水中。彥采大驚。汗背而覺一夢境也。尋升之共話。醉眠脚後不能寢也。翌日事傳吳下。

○昭君

再見

牛僧孺周秦行記云。余貞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鳴臯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不能至。更十餘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氣。因趨進。行不知近遠。見火明。意謂莊家更前驅。至一大宅。門庭若富豪家。黃衣闍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家。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

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卽君入。余問誰氏宅。黃衣曰。第進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蔽以珠簾。有朱衣紫衣人百數。立階陛間。左右唱拜。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卽不當來。何辱至此。余曰。臣家宛下。將歸失道。恐死豺虎。敢乞託命。太后遣軸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著練衣。狀貌瑰偉。不甚年高。勞余曰。行役無苦乎。召坐。食頃間。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况又遇嘉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兩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女二人從中至。從者數百。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不粧。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穩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服花繡。年

低於太后。后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寢近，太后曰：「楊潘至矣。」忽車音馬跡相雜羅綺煥耀，旁視不給。有二女子從雲中下，余起立于側，見前一人纖腰脩眸，容甚麗，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許。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子。」余卽伏謁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視，小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后曰：「齊潘淑妃。」余拜之如妃子。旣而太后命進饌，少時，饌至，芳潔萬端，皆不得名字，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真曰：「何久不來相看？」太真謹容對曰：「三郎數幸清宮，扈從不得至。太后又

先帝謂肅宗

代宗皇后
沈氏故呼
德宗爲沈
婆兒

百京雜記
云高祖與
夫人環照
覓指骨

謂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對。太真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奴。太真說。懊惱東昏侯疎狂終日出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余。今天子爲誰。余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婆兒作天子也。太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余曰。民間傳聖武。太后首肯三四。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少女。子酒環行數周。樂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于座。引琴而鼓。聲甚怨。太后曰。牛秀才邂逅旅至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以盡平生歡。牛秀才固才士。盡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與牋筆。逡巡詩成。薄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烟草幾經秋復春。王嬙詩曰。雪裏穹廬不見

春漢衣雖舊。淚痕新。如今最恨毛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
人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能粧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
氏何曾畏木彊。太真詩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床。
雲雨馬嵬分散後。驪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幾度
歸。江山猶是漢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披金縷衣。再三
邀余作詩。余不得辭。遂應命作詩曰。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
階拜洞仙。盡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善笛女子。
短髮麗服。貌甚美。而目多媚。潘妃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時。令
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
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而
作詩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翠碎花樓下。

綠珠自節
烈豈爲石
謝嚴耶

金谷千年更不春辭畢酒既止太后曰太后曰牛豕才還才今夕誰人

大損夫人志

爲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長成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妃辭

曰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玉兒不擬負他綠珠辭曰石衛尉性

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其

他乃顧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于後爲殊索若單于婦固

自困且苦寒地胡鬼何能爲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眉羞恨

俄各歸休余爲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口侍人告起昭君垂泣

持別忽聞外有太后命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莽郎君久留地

宜亟還更索酒酒再行已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

后使朱衣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余就大

安里問其里人里人云去此十餘里有薄后廟余却迴望廟荒

贊皇每呼
僧孺為太
牢公

毀不可入非向者所見矣余衣上香經十餘日不歇

相傳是書本李贊皇門人韋瓘所撰而嫁其名于牛相贊皇
又著論一篇極詞醜詆曰太牢以身與帝王后妃冥遇欲證
其身非人臣相也又曰太牢以姓應讖文屢有異志又曰太
牢貶而復用豈王者不死乎其意欲置之族滅吁朋黨之偏
一至是乎文宗覽之笑曰此必假名僧孺者僧孺貞元中進
士豈敢呼德宗為沈婆兒其事遂寢文宗之明何減漢昭也

○張貴妃孔貴嬪

計二條

會昌中進士顏濟下第游廣陵遂之建業賃小舟抵白沙同載
有青衣年二十許服飾古朴言詞清麗濟揖之問其姓氏對曰
幼芳姓趙問其所適曰亦之建業濟甚喜每維舟即買酒果與

之宴飲多說陳隋間事。濬頗異之。或諧謔卽正色歛衽不數日。白沙各遷舟航。青衣乃謝濬曰。數日承君深顧。某陋拙不足奉歡笑。然亦有一事可以奉酬。中元必游瓦官閣。此時當爲君會一神仙中人。况君風儀才調亦甚相稱。望不渝此約。至時某候於彼言訖。各登舟而去。濬志其言。中元日來游瓦官閣。士女闐咽。及登閣。果有美人從二女僕。皆雙鬟而有媚態。美人倚闌獨語。悲歎久之。濬注視不易。美人亦訝之。又曰。幼芳之言不謬矣。使雙鬟傳語曰。西廊有惠覽閣梨院。則某舊門徒。君可至是。幼芳亦在彼。濬喜甚。躡其蹤而去。果見同舟青衣出而微笑。濬逆與美人敘寒暄。言語竟日。僧進茶果。至暮謂濬曰。今日偶此登覽。爲惜高閣病茲用功。不久毀除。故來一別。幸接歡笑。某家在

風流
亡國半爲
二妃辱并
之事情同
生死二妃
心感之乃
心憐之乃
精義深恩

清溪頗多松月。室無他人。今夕必相過。某前往。可與幼芳後來。濬然之。遂乘軒而去。及夜。幼芳引濬前行。可數里而至。有青衣數輩。秉燭迎之。遂延入內室。與幼芳環坐。曰。孔家娘子相鄰。使邀之。曰。今夕偶有佳賓。相訪。願因傾觴。以解煩憤。少頃而至。遂延入。亦多說陳朝故事。濬因起。白曰。不審夫人復何姓第。頗時疑訝。答曰。某卽陳朝張貴妃。彼卽孔貴嬪。若世之時。謬當後主。采蘋寵幸之禮。有過妃嬪。不幸國亡。爲楊廣所殺。然此賊不仁。何甚乎。劉禪孫皓。豈無嬪御。獨有斯人行此冤暴。且一種亡國。我後主實卽風流詩酒。追歡琴尊。取樂而已。不似楊廣西築長城。東征遼海。使天下男。冤女。曠父寡子。孤途窮廣陵。死於匹夫之手。亦上天降鑒。爲我報讐耳。孔貴嬪曰。莫出此言。在座有人。